

我，

作詞家

陳樂融與14位詞人的創意叛逆

陳樂融 著

我，作詞家：陳樂融著；-- 第一版。

-- 臺北市：天下雜誌，2010.01

面；公分。-- (天下Light系列：20)

ISBN 978-986-241-090-5(平裝)

1.流行音樂 2.台灣傳記 3.訪談

920.9933

98023019

訂購天下雜誌圖書的四種辦法：

◎ 天下網路書店線上訂購：www.cwbook.com.tw

會員獨享：

1. 購書優惠價
2. 便利購書、配送到府服務
3. 定期新書資訊、天下雜誌網路群活動通知

◎ 在「書香花園」選購：

請至本公司專屬書店「書香花園」選購

地址：台北市建國北路二段6巷11號

電話：(02) 2506-1635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30至晚上9:00

◎ 到書店選購：

請到全省各大連鎖書店及數百家書店選購

◎ 函購：

請以郵政劃撥、匯票、即期支票或現金袋，到郵局函購

天下雜誌劃撥帳戶：01895001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 優惠辦法：天下雜誌 GROUP 訂戶函購 8 折，一般讀者函購 9 折

* 讀者服務專線：(02) 2662-0332 (週一至週五上午9:00至下午5:30)

我，

作詞家

陳樂融與14位詞人的創意叛逆

目錄

推薦序

4 讓星空亮起來的作詞家

馬世芳

7 造血人

阿信

自序

10 謝謝有你們的歌詞結伴同行

陳樂融

17 楊立德：我一直做的是「品牌包裝工程師」

39 娃娃：我是天生願意過閒散日子的人

63 陳克華：愛情，是人生鑽石最閃亮的那一面

87 林秋離：寫歌，我跟熊美玲幾乎天下無敵

109 丁曉雯：音樂的苗沒有斷，只是被壓迫在社會的角落

129 何厚華：癌症，是老天爺給我的禮物

332 311 285 261 239 217 193 171 149

陳樂融：不管有沒有知音，我在創作我自己

鄔裕康：想越寫越簡單，但不是簡單到沒有內臟

廖瑩如：我在感受這世界我到底擁有什麼

姚謙：能獨立完成的事，才是真的一種「完成」

厲曼婷：這圈子要不了什麼了不起的東西

許常德：如果看不起任何潮流，就會被淘汰

十一郎：我對太美好的事情有恐懼

方文山：給我時間，就可以憑空生出一個世界

後記

看來簡單、卻不簡單的創作經驗

陳樂融

推薦序

讓星空亮起來的作詞家

馬世芳

4

我，作詞家

關於這本書的創作緣起、訪談原則與材料取捨，乃至於編纂過程種種曲折，作者已在自序和後記做了清楚交代。選擇「詞人」角色作為流行音樂口述歷史起點，箇中苦心孤詣的深意，作者也已細細申說。我想，應該沒有人能寫得出更好的「導讀」了。我只能簡單回饋若干「讀後心得」，聊表敬意與謝意。

歌曲的靈魂

我總在想：成就一首傳世好歌的首要條件，究竟是寫詞、作曲、編曲、抑或演唱？或許很多人會覺得「旋律」最重要，「聲腔」、「編曲」次之，至於唱的是什麼字詞，大約只是讓歌手出聲的藉口。然而我反覆思量，漸漸感覺：一首傳世好歌，固然詞曲編唱互相支持，構成有機整體，但若細細探去，許多時候，編曲甚至旋律似乎都可以後退，歌詞卻無論如何不能太壞。如若作者所說：旋律是肉體、歌詞是靈魂，那麼徒具軀殼而沒有靈魂，或者美人絕色而竟靈魂品質欠佳，總是難以彌補的遺憾。

流行歌曲原是朝生暮死的「時尚商品」，生命周期難得超過三兩個月。一首歌

倘能傳唱一年，已堪貼上「經典」標幟。在這個潮流瞬息萬變而不得不習慣短視的行業，詞人亦往往擺脫不了「生產線作業員」的身分。

這本書除了以「行內／內行人」的身分深入剖析這十幾位台灣樂壇頂尖詞人的手藝，更赤裸裸攤開了音樂產業針對歌詞的下單、採購、競標、量產流程：詞人得先攻克唱片公司內部企劃、製作、行銷的關卡，順應業主陰晴不定的品味，才有機會正式面對市場的考驗。嘔心瀝血的作品屢改屢退、或被擅自刪修得面目全非，更是唱片圈的常態。

流行音樂史

讀了這本書，我才知道如今許多歌曲，竟是以「大比稿」方式徵件，廣發樣帶交給詞人競寫，回收件數動輒逾以百計，最終只有一件「有幸」錄製成歌，其餘都只能丟進垃圾桶。即使如作者這樣夙負盛名的資深詞家，亦難倖免這一場場煎熬。

在任何行業，即使以壓榨腦漿為常態的廣告界，我都難以想像如此大手筆、

如此華麗、如此殘酷的「常態性才華浪擲」。

讀到這樣的段落，不禁掩卷而歎：假如連同行都如此慣於輕蔑文字的勞動成果，我們怎能指望多數樂迷建立「流行音樂作為創作門類」的共識，怎能奢望創作者重新找回「文化人」的自覺與自尊？而那正是過去三十多年來，台灣這塊島嶼貢獻給漢語文化圈最重要的文化輸出啊。

得有一雙洞燭人事的利眼、數十年江湖閱歷、外加幾捧熱血、三分傲骨，才寫得出這麼一本引人入勝的書。台灣流行音樂的影響太大，為它考證身世、認真作論的敘述又實在太少。

這本書總算跨出了關鍵的一步，亦將成為後人修史必讀的重量級文獻。

（本文作者為廣播人、作家）

造血人

阿信

你記得聯考前熟到夢中都會出現的公式嗎？

你記得十五歲那年默寫的任何一篇課文嗎？

答案也許是否定的，至少對我來說。

我完全不記得那些曾經花了無數個白天夜晚，用盡各種方式刻到心版上的所有學業內容。

——曾經的青春

也許你，跟我一樣，在那一場轟轟烈烈的升學之戰後，也把這些通通都還給老師了。

但，找個句子，起個頭給你：「天天想你，天天****，到什麼時候才能****……」，你能默念出來嗎？

我們再來試試看：「把愛 剪碎了****，越傷得深 越明白****」……。」

還有你到死都不會忘記的：「我和你吻別，在****……。」
還有更多更多的歌，只要旋律一揚起，雙唇就好像有了自己的意志，竟然可以不自覺地就把歌詞一字不漏的唱出來。

還有更多更多的歌，當我們走到人生的交叉路口時，就像羅馬神諭一般，無聲無息的出現在耳邊，默默的左右著我們的抉擇。

飽滿的靈魂

於是，我們一路走來，有時孤單，卻從不害怕。因為我們擁有著那些交織起歲月的歌，那些映襯著快樂時光的歌，那些教我們怎麼去愛的歌，那些陪著我們失戀落淚的歌，那些充滿夢想的歌……。

然後，我們才發現，原來一首歌詞，記憶竟然這麼深刻，影響竟然這麼巨大。

那些陪伴我們長大的歌，就像你我身體裡一顆顆充滿氧氣的紅血球，決定了長大後的自己，變成什麼樣的人。

小時候，長輩都說不要只聽那些靡靡之音，但我多麼慶幸，活在靡靡世界的我，因為有了這些歌，而所以長成了一個有血有淚有靈魂的人。
這短短的序，獻給那些為我的生命造血的作詞人。

（本文作者為藝人·五月天主唱）

自序

謝謝有你們的歌詞結伴同行

陳樂融

10

我，作詞家

歌詞，不是大塊文章，又不像詩；即便也是感性與理性交織的文字作品，在正統眼中，總像個非文學、又非「非文學」的歧出之物。

有些詞極雅，充滿意象、文法、字詞與情感的創新，抽離單獨成文本，也禁得起細細分析、咀嚼。

有些詞極俗，不避口語，不扮艱深，不求隱喻，以合音律熨貼、能唱好唱、一聽即溶為要務。

有些作詞者努力把歌詞跟文學拉上線，好像這樣可以提高詞人的千秋地位。有人又索性把它往廣告文案靠攏，強調它在短短篇幅，能幫歌手「點字成金」的商業價值。

身份認同

其實，歌詞就是「合歌的文字」，你把它往哪裡推都可以。你可以把它寫得極藝術，也可以讓它夠俚俗。

你可以讓它如詩、如劇、如偈、如嚮，也可以把它變成朗朗上口的童謠、傳

單或口號。

歌詞沒配上曲，作者仍可以說它是詞，外人看來格式也像詞，但終究不是「歌詞」。

有配上曲譜，但沒人編曲演唱，或從沒公開發表，其實也跟私人日記、信簡差不多，無須多探討它的文類或文學價值。

寫歌詞，或者，做一個當代的流行詞人、詞家，其實需要先面對這一關「身份認同」。

我是刻意習作歌詞而開始寫歌詞的。本書訪問的許多名家，有的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當年怎麼忽然寫起歌詞。

有些很愛聽音樂，與音樂人發生文字關係，看似順理成章。有些則根本不比任何一個普通人更愛聽歌、唱歌，本來也可以終生不碰這個作品型態，而耕耘其他文體。

有的同業甚至透露他們連寫作都不愛。他們就是命定似的，接觸寫詞、填詞，然後，走上職業或半職業之路，達成了世俗定義的「作詞家」地位。

歌詞，百字上下的空間，需要一種奇特的自律與自負，才好創造。

因為有字數、句數、格式、韻腳、甚至主題的限制，詞人（尤其是先有曲再放字進去的「填詞人」）在這個「複合藝術」中，注定綁手綁腳。

如何把源自胸中的情感與思潮，妥切地放置在這些框框中，不斷自我裁切、琢磨、替換（甚至闡割！）——考驗作者是否有耐心與信心，去玩這場文字與音樂的拔河。

就是因為詞、曲「聯合創作」的行為，本質上是場拔河，所以特別需要我所謂的「自律」與「自負」。

——最好的唯一

你必須相信你在做的事情是「夠好」的，但跟別的個體就能完成的創作（如繪畫或寫小說）相比，你又得自我抑制，不能去想它是「唯一且最好」的。

白話點說：你必須相信你的詞，是可以與曲匹配、甚至遠遠讓它加分；但你又得承認，你必須和你沒有負責的另一半「勞動成果」，一輩子相依相伴——甚至

完整的說，還得加上和演唱與編曲相依相伴——你的文辭才真在世人心裡，有了全貌的成就。

因為，不但作詞、填詞，常常需要改動或者被合作伙伴與業主要求改動，連既成的一首出版發行過的歌，都可以隨著不同環境或市場要求，忽然從一種語言變成另一種語言的歌，不是嗎？

旋律依然故我，但詞一變，編曲和演唱一變，似乎這段旋律又完全可以改頭換面，再投胎一次。

這是音樂家永遠可以自傲過作詞家的一點。他們的音樂是可以承載如此不同的情思，甚至，完全拋棄掉詞與唱，還能變成獨立的演奏曲，流傳於世。

我常常在與作曲人、製作人或唱片公司高層不合的時候，氣得牙癢癢，揚言還是寫自己純文字創作最好。

但，一回身，如果寫的固然是純文字，但它同樣得面臨與商業機制（出版商、市場、消費者）交手的衆多坎坷與磨練，好像，也未必都那麼美滿順心？

沒有格律羈絆的揮灑——如寫散文、小說、隨筆、網誌——固然快樂，但我還

是從來沒有放棄過與音樂（以及流行音樂工業）耳鬢廝磨的痛楚與得意——也許，這也是創作心理學上的一種「愉虐」（Sadism and Masochism）？

填詞時先聽到動人而能引發想像的旋律，或寫詞後幸運遇上傑出而別有洞天的譜曲，加上樂器演奏、編曲、歌手配唱、錄音等製作流程出來的整體效果，成就了一個四、五分鐘的嶄新的迷你世界，一個關乎七情六欲的微型戲劇。這串互動，老實說，引我深深陶醉。

——相逢不相識

儘管更多時間，在唱片工業一環中討生活的詞人，是在埋怨拿到的旋律不出色還得填上精彩的文字，氣憤自己的創造天分不受尊重，連文筆不如自己遠甚的製作人、作曲人、唱片企畫、公司老闆，都能論斷要求。

如果可以不具名調查，多數專業作詞者都會承認：或爲了配合歌手的形象與能力而降低自己的文藝標準，或交出去的歌詞被拼湊與強迫改動，或先寫好的詞被譜成難聽的曲，甚至常常對最後出爐的歌「相逢不相識」，只因與原先期望的美

感或意境差別太大，連自己都懶得多聽幾遍。

但，我們畢竟還是卑微、勤奮、歡欣、喪氣地一路走過來了。畢竟，歌詞對我們來說，已經不只是一份興趣，而是工作。

不只是工作，而變成專業。不只是專業，有些作品，甚至昇華為藝術。

有些藝術，甚至成為議題、歷史與集體回憶。

《我，作詞家——陳樂融與14位詞人的創意叛逆》這本書，邀訪的十四位作詞家，最資深的楊立德，出道已歷三十三年，至今仍活躍於兩岸創意界；最資淺的方文山，也已經進入第十一個年頭，仍屬當紅炸子雞。

我們這些人，有幸參與了台灣擔任華語流行音樂界龍頭的整個產業發展過程，非常幸運地，我們也留下了為數還不少的作品，在主流市場持續發揮產值，同時也活在億萬聽歌的人滿滿的回憶裡。

我們之中的很多人，甚至比傳統狹義的「作詞人」走得更遠，活得更寬廣、創作得更精彩。